

萬籟俱寂的夜晚，除了一些夜行性動物還醒著以外，遠離熱鬧的小鎮，今天的森林也睡得十分安穩，直到某個不速之客的到來。小心翼翼地飄在離地面一段距離的空中，火精靈可不想讓自己的特性引起一場森林大火，那會讓他惹上麻煩的，而且也會暴露他今天來的目的。

在被來赤龍谷尋找溫暖之心的月光魔法師發現之前，他曾以為這個世界上就只有他和那頭大爬蟲兩種生物，當然在認識月光魔法師之後，他的生活有了很大的轉變，先是被對方擅自算進什麼傳奇俱樂部，認識了更多奇怪的傢伙，接著還因為赤龍認為他應該跟同類在一起而被迫搬了出去，最後只能選擇比較能接納他特殊體質的地獄住下來（雖然他還是很常跑出去溜達）。

說回正題，火精靈這次在大半夜地跑來森林裡不為別的，正式來找剛剛提到的那愚蠢的傳奇俱樂部其中一位成員——風箭手。因為某位從魔法師們消失之後就一直很寂寞的傢伙，傳奇俱樂部的成員們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一個小型聚會，儘管他認為俱樂部內僅有的五個成員根本不可能有什麼共同話題，月光魔法師仍然樂此不疲地維持著這個不成文的傳統，而在其他人都默許他這種荒謬行為的情況下，火精靈似乎也沒得選擇只能配合。

本以為有一個成天看起來鬱鬱寡歡的海妖精就夠悶了，誰知道月光那傢伙居然又找到一個不苟言笑的傢伙，而這個總是正經八百的聖地守護者先生還是完全開不了玩笑的類型，上次他不過一個不小心把月光桌上的布織杯墊點燃，他小子居然當場直接架起弓就是一發風箭，動作比剛舉起短箭的海妖精都來得快，但重點是他差點被那發風箭給吹出屋子，火精靈從此發誓這輩子絕對不跟他主動搭話。

但儘管他發了人生第一個誓言，在月光拿著海妖精的短劍威脅他的情況下，他最終還是妥協了當一回跑腿的，這工作通常由海妖精負責，但對方突然有急事耽擱（他私下認為是海妖精終於也受不了月光每次都要大費周章地準備一堆點心的荒謬行為才找的藉口），說起來他幾乎哪裡都去過了，就連某次月光說想看溜冰秀而把他拖去北國那次都活著回來了，但這座森林他還真沒來過，天知道那個成天板著一張臉的弓箭手住在哪。

在他思考著再回去問清楚路線會不會被月光拿短劍砍的時候，森林內傳來了一陣悠揚的笛聲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跟著聲音的來源往森林內飄去，邊抱怨邊繞過幾個樹叢後，火精靈找到了笛聲的主人，而拿著一片樹葉在月光下自顧自地吹奏著的正是那個曾經差點將他吹出屋子的風箭手。

「有什麼事嗎？火精靈。」儘管他自認離對方的距離還不至於被發現，但他終究還是小看了一個弓箭手的警覺心，雖然他也沒什麼必須躲起來的理由就是，倒是可惜了那個沒吹完的樂曲，儘管他根本不懂音樂。

「沒什麼，就是月光又要再辦一次聚會了。」他聳了聳肩，飄得更靠近對方一些，本想直接飄到對方旁邊，但在看到對方背上的弓後，他決定還是與對方保持點距離，當然他是不會承認他害怕再被吹飛一次的，只是出自禮貌因素，畢竟這傢伙看起來就很注重隱私。

「海妖精呢？」

「他說臨時有事，好像是哪個小鬼的衝浪板被海浪捲走了所以在幫忙找吧。」所以說會因為沒控制好力量而闖禍的不只他一個嘛。

「原來如此。」風箭手點了點頭示意理解，站起身拍了拍身上其實也沒沾上什麼的衣服，在他準備任手上的樹葉隨風飛逝的時候，火精靈卻突然叫住了他。

「嘿——」「？」

「……月光說他還沒準備好餐點，可以不用太急著過去，所以——也許你可以再……吹個一兩首曲子？」天啊他在說什麼，活像個情竇初開的小姑娘，要是被暗黑魔女那傢伙看到鐵定會被笑話死。

「……我只是順著風的聲音即興演奏，不會吹什麼曲子。」風箭手搔了搔頭，難得的露出了有些尷尬的表情，或許該說這是火精靈第一次看到對方有面無表情以外的表情，不知道能不能算進世界奇景之一。

「隨便啦，管你是即興演奏還是把譜背下來了，繼續吹就對了。」「喔。」

聽著身旁傳來的笛聲，火精靈開始覺得也許以後他應該多來森林幾趟。

雖然不能碰到任何一株植物這件事還是很麻煩。

Fin.